

男人和女人，
女人和城市

王安忆 著

男人和女人，
女人和城市



新星出版社 NEW STAR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男人和女人, 女人和城市 / 王安忆著. -- 北京 :
新星出版社, 2012.6
{非虚构文丛}
ISBN 978-7-5133-0655-3

I. ①男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66138 号

男人和女人, 女人和城市

王安忆 著

丛书策划 段晓楠
责任编辑 罗 晨 刘灿灿
特邀编辑 何 娜 毛文婧
责任印制 付丽江
装帧设计 张志全

出 版 新星出版社 www.newstarpress.com
出 版 人 谢 刚
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丙 3 号楼 邮编 100044
电话 (010)88310888 传真 (010)65270449
发 行 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
电话 (010)68423599 邮箱 editor@readinglife.com

印 刷 三河市国源印刷厂
纸张开本 880mm × 1230mm 1/32
印 张 7.25
字 数 131 千字
版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33-0655-3
定 价 28.00 元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; 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目 录

第一辑

寻找上海 /	003
上海与北京 /	019
“上海味”和“北京味” /	023
海上的繁华 /	033
街景 /	035
上海的洋房 /	038
泰康路1958 /	041
主人的天空 /	043
夕照 /	045
街灯底下 /	047
户内与户外 /	051
过去的生活 /	056
疲惫的都市人 /	059
上海是一部喜剧 /	062
上海和小说 /	066
上海的吃及其他 /	068
城隍庙的玩与吃 /	072
遍地民工 /	077
在长江的支流 /	079
永不庸俗 /	083

记住先生的提醒 /	086
什么样的生活更幸福 /	089

第二辑

男人和女人，女人和城市 /	097
女性的脸 /	105
女作家的自我 /	108
物质世界 /	116
上海的女性 /	119
世俗的张爱玲 /	122
寻找苏青 /	129
《苏青张爱玲对话记》之读后 /	140
死生契阔，与子相悦 /	144
投我以木桃，报之以琼瑶 /	169

第三辑

白茅岭纪事 /	175
---------	-----

第一辑

都说上海是风花雪月的，那是它的外衣，骨子里是钢铁与水泥铸成的。

寻找上海

我曾经在一篇小说的开头，写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我们从来不会追究我们所生活的地方的历史。”其实，要追究也很难，这样的地方与现实联系得过于紧密，它的性格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，它对于我们太过真实了，因此，所有的理论性质的概念就都显得虚无了。我真的难以描述我所居住的城市，上海，所有的印象都是和芜杂的个人生活掺和在一起，就这样，它就几乎是带有隐私的意味。

不过，在十多年前，我还意识不到这些，或者说，还没有碰过壁。在当时的“寻根”热潮的鼓动下，我雄心勃勃地，也企图要寻找上海的根。我的那些寻根朋友们骑着自行车沿黄河而下，听年逾古稀的老人讲述村庄的历史和传说。还有些寻根者似乎是更早在插队落户的时期，就已被民间的习俗吸引，如今再回头去发掘出其中的涵义。更有的是学习考古的专业，得先天之便利，首先进入了发源的地域。与他们相比，我的寻根，就显得不够宏伟。第一，是所溯根源的浅近，当这城市初具雏形的时候，已到了近代，它没有一点“古”意，而是非常的现世；二，我的寻找缺乏浪漫气息，我只是坐在图书馆里阅读资料，因为它的短暂，还不及留下遗迹，即便有遗迹，也即刻淹没在新的建设之中。这个诞生于现代资本的聚敛之上的弹丸之地，它的考古

层在推土机下，被碾得粉碎。我只有阅读资料。

可我没有方法。我从一位杂览掌故、索引、地方志、图书馆学的老先生那里开来一张书单。书单上有：《同治上海县志》（四本），《民国上海县志》（三本），《上海市大观》，《上海轮廓》，《上海通志馆期刊》（两本），《上海研究资料汇编》（两本），《上海旧话》（两本），《上海闲话》，还有收藏于徐家汇藏书楼的《上海生活》。那是在一九八二、一九八三年，出版业远还没有注意到这城市的旧闻旧录，这些书完全是被遗忘的神情，破旧，纸张黄而脆，少有人翻因此布了薄灰，并且又好像都是孤本，其中有一册被人借阅了，便再没有第二册可提供了。阅览室严禁携带墨水笔，防止墨水洇染了书页。所阅书籍闭馆前全交到管理员手中，第二日去时再提出来。在这样专业化的管理之下，坐在一堆书前面，我却不知该从何入手。打开每一本书，都觉得不是我要的东西，而我要的东西，则又变得迷茫起来。但我还是硬着头皮看下去，并且抄写了一些有趣的东西：建筑，古迹，民情民风和轶闻。可这些东西没有使我了解这城市，反而将我与它隔远了。阅读“志”，也使我如坠云雾之中，不知如何才能与上海这城市联系起来，我的困惑甚至感染周围的人，他们也对我生出困惑来。有一位老者见我在勤勤恳恳地抄写上海俚语，就问我是不是在研究上海的方言。他问的都要比我知道的明白得多，我只能羞愧地摇摇头。对这城市的感性被隔离在故纸堆以外，于是，便彻底地丧失了认识。

有一段关于上海地质形成的概述倒还与我的寻根思想呼应，是这

样写道的：“在漫长的地质时期，上海曾经历过多次海陆变迁。约距今一亿八千万年的中生代上三叠纪，上海同苏南地区都是古老的陆地。七千万年前的中生代后期，岩浆沿着今松江县西北部一条东北—西南走向的断裂线涌出地面，经过风化侵蚀，形成后来人们称成为‘云间九峰’的山丘。新生代第四纪以来的两百万年中，上海地壳总趋势是脉动式地下降，海水大幅度进退，在不同的海面时期，河口位置不同，形成了相互重叠的古三角洲。冰期过后，冰川融入海洋，海面渐次上升，三角洲的大片陆地复被海水所浸没。今上海中部偏西，一条西北—东南走向的岗身地带，是远古上海的海岸遗迹。”这一段有些像诗，它给上海增添了史诗的色彩，使这个城市有了一个远古的神话时期。

现实的日常生活却是如此的绵密，甚至是纠缠的，它渗透了我们的感官。感性接纳了大量的散漫的细节，使人无法下手去整理、组织、归纳，得出结论，这就是生活得太近的障碍。听凭外乡人评论上海，也觉得不对，却不知不对在哪里。它对于我们实在是太具体了，具体到有时候只是一种脸型，一种口音，一种气味。

有一种脸型，它很奇怪地唤起我对某一条街道的回忆。这也是同个人经历有关的，我在那条街上长大。自从我能够独立地出门，就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，用我的有限的零用钱，在沿街的小烟纸店里买些零食。这些零食放在一个个玻璃瓶里，包成小小的三角包。那些零食，无论是萝卜条，还是橄榄，或者桃板、芒果干，无一例外地都沾着甘草，甘草带着咳嗽药水的甜味。我实在吃不出有什么好的，可是我还

是要去买来吃。这好像是这条街上的女孩子的生活方式，她们勾肩搭背地，走到街上，买零食吃。很多年以后，我又来到这条街，街上的景象已经大变了，可是迎面走来了一个女人。她长着那种鼓鼓的椭圆脸型，眼睛略有些暴突，下眼睑挂着囊袋，嘴是有些外翻的厚嘴唇。这种脸似乎从来没有年轻过，但也不会十分的苍老，它看起来总是中年偏上的样子。这脸带着些凶相，不是威严，而是凶。这在某种程度上，表明着她的身份。她不是职业妇女，却也是谋生计的女人。她不是像家庭妇女那么贤淑的气质，也不像那些上班的女性，态度郑重和矜持。她是，怎么说呢？她是见过世面，但有着偏见，涉足社会，又守着陈规。她最最合适的营生，就是街面上的小烟纸店的女店主。这类小烟纸店，是将自家的街面房子破出墙来开的张。这条街奇怪就奇怪在这里，豪华的商店间着居民，在商家背后，就连着深长的人口庞杂的弄堂。这些小烟纸店挤在繁华的街市里，却一点不显得寒碜，相反，它们很坦然。店堂后面，往往是店家的灶间，搁了一架木扶梯，可上二楼。二楼很可能只是个阁楼，便是他们的居家。他们常常在店堂里开饭，这种脸相的女人就端着饭碗来做生意。

这种脸相有时还会呈现在男性身上，就是某一条弄堂口的，出租小书摊的老板。他很精明地将他的小人书，一本拆成两本，甚至三本。因为借回家看要比当场看贵，所以在他的木头打的书架底下，两排矮凳上，便坐满了看书的人，大多是些孩子和年轻的保姆奶妈。他的形象还要粗鲁一些，带着些北风，穿着就好像一个拳师的行头。黑色对

襟的褂子，抵裆裤，圆口鞋。他的眼囊还要臃肿一些，嘴唇也更厚，推着平头，一看就知道出自路边剃头挑子之手。他斤斤计较，决不允许你在书架上挑拣过久，要就租，要就不租，要想在挑拣时偷偷看完一本，没门！收摊的时间一到，他便飞快地从人手里抽走小人书，不管你看完还是没看完，想再看，要就借回家，要就明天再来。他清点小人书的样子，就像一个水果贩子在清点他的桃子或者梨。他有时甚至会为了一本借阅过久的小人书追到小孩子的课堂上。他的口音里带着鲁音，但他绝不属上海那些来自山东的南下干部，风范大异。说起来，和那开烟纸店的妇女也是大异，可不知道怎么的，他们就是一路的脸相，一种小私营者的脸相。

另有一种脸相，是较为劳苦的。这是瘦型的，越人的脸相。眉棱较高，眼窝略深，颧骨突出，嘴唇薄而宽，下唇有些往里吸，下巴则向前翘，俗话叫做“抄下巴”，它大多是长在老年男性的脸上，带着焦愁的表情。带着这样的脸相和表情，急匆匆走在熙攘的人群里，上身前倾，双臂便自然而然地伸向后方。这也是这条街上的一个名人，小学生们刻薄地称他作“全身运动”，因他走路的姿态颇似广播体操中“全身运动”的那一节。他总是在街上奔走，为了不让人挡道，他就在人行道底下，又正是逆行的方向，于是便在迎面而来的自行车边上危险地走着。这情景带着一股忧伤，而这条街，真的，真的有着一股忧伤。他操的也是弄口生涯，是一眼老虎灶，正式的名称为“热水站”。老虎灶烧的是烟煤，于是弄口便被熏得漆黑，好像是一个黑洞，

弄堂里的生活也显得没有希望了。冬天的季节，暖和的星期天的午后，就有人来喊水，他挑一担热水跟了送去。热水盛在木桶里，从盖口和桶缝里漏了出来，滴滴答答地一路过去。浴室一般是在二楼，甚至三楼，他就担着水走上楼梯，将水倒进已经擦洗干净的白瓷浴盆里。这种午后，有一种起腻和清爽夹杂在一起的气息，好像将房间里的腌臢和隔宿气都抖落到街上来了。他和他的孙子就睡在老虎灶顶上的搁板上，过街楼的底下，只有半人高，连坐都坐不直。因此便看见那孙子伏在枕上写作业。他孙子不完全像他，却很奇怪地与另一条弄堂里的某个孩子是同一型的。

他同他的爷爷一样，也是瘦型的脸，却不如他爷爷的端正，并且个性化。好像在遗传中受到了一种不幸的影响，他的轮廓有失均衡。脸型是窄长条的，中间部分凹了下去，鼻子则有些大，鼻梁倒是直挺的，全靠了它，整个面相才不至于塌下。下巴也是抄的，却比较长，就有些夸张，加上倒挂眉和抬头纹，不由得有些滑稽了。又不是叫人愉快的滑稽，而是有些伤感的，就像悲喜剧里的人物。他是个沙喉咙，听起来声音便苍老着，更增添了悲喜剧的效果。他在这弄口长大，夏天里就穿一条短裤，脚下趿一双木屐，劈里啪啦在街上奔跑。这条马路的主人并不如人们以为的，是那些摩登的男女，其实他才是。还有公用电话间里喊电话的阿晓，对面平安里的大头。阿晓是社会青年，所谓社会青年就是无业青年，里委照顾在电话间喊电话，由于脚不好，他总要等电话条子积起一叠，再去一家一户地叫。对方要是急事，

就生生给耽误了。大头是个低能儿，头特别大，他从早就坐在弄口观看街景。他们都是这条街上明星一样的人物，谁都认识他们，渐渐地，他们的脸就变成了这条街的标志一样的东西。

方才说的，另一条弄堂里与这老虎灶孙子同一型的那孩子，其实已不是小孩子，应该是个少年。他的手脚都有病，似乎是软骨症，或者叫佝偻病。他的脸型也是那样瘦长，疏眉淡目，下巴也很长，却不是抄下巴，而是地包天。他的声音与那孙子正相反，又高又尖，像个聒噪的女人。他就是这样，甩动着畸形的手脚，尖起喉咙，在弄堂里追逐着小孩子。他显然是没有发育好的少年，这条街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没发育好的孩子？并且，好像都是由他们在撑世面。他们的面相上，带着疾病、风湿、缺乏紫外线和营养的症状。

还有一类的脸相，也是这条街上特有的，那均是妇女的脸相。一种比较小的脸架子，颧骨略高，鼻子略尖，皮肤白而薄，绷得很紧。最显著的特征是她们的颧骨和鼻尖上，有着小片的红晕，这使她们看上去像刚哭过似的，有一种哭相。她们大都是穿朴素的蓝布衫，身量比较小，头发齐齐地顺在耳后，手里拿一只碗，到油酱店买一块豆腐乳，或者半碗花生酱。由于要走快，背便微微拱了起来。她们似乎是从一种清寡的生活里走出来的，连劳作也是清寡的。因为是这样节约的生活，她们倒也并不显老，只是面相寡淡。很奇怪的，这样的面相，可出现在各种身份的妇女脸上：家庭劳作的妇女，还有文具店里的女营业员，甚至小学校里的女教员。所不同的是，这些职业妇女的背不

是弓的，相反，她们都有着一点挺胸的姿态，同时，她们更突出了这种面相的一种特征，就是冷淡。她们缺乏笑容，甚至都不是和悦的，使人，尤其使小孩子望而生畏。小孩子去买文具，往往不敢拿找头，就转身回去，然后在大人的押送下前来寻问。这时候，她便会问那孩子，是我不给你，和了是你自己不拿？要孩子给她清白似的。孩子只敢囁囁着，她就转过身去不理了。要是在家庭主妇的身上，这面相还比较温和，但却突出了可怜。她眼泪悄悄地向邻人们述说着她早夭的女儿：“小姑娘对我说，我要吃的时候你不给我吃，我吃不下的了，你硬要我吃，我怎么能不生病？”即便是这样的惨剧，在她身上演出，也变得淡漠了。也正因为此，才使她经受住了打击。所以当我已经是成年人以后，再回到这条街上，看见她们走在行人里面，她们竟一点没有改变，我一眼认出了她们。生活像水从卵石上流过一样，从她们身上走过，实在使我吃惊。

那时候，这条街上的脸相是很丰富的，不像现在这样整齐划一。并且每一种脸相就附带着一种特别的行止，这就加强着它的与众不同。比如，那种窄额下，脸颊从高颧骨向下巴处收拢，嘴有些撮起的男人，一律梳着光滑的分头，衣着挺括，皮鞋锃亮，他的儿子必是叫约翰，或者查理一类的外国名字。那些轮廓有些欧化的女性，通常总是这条街上的“一枝花”。也不知道是由谁来评定的，但这称号却被人们认同了。另有一类能与之竞相比较的，是称为“黑牡丹”的女性的脸。“黑牡丹”的脸型是比较含蓄的艳丽，通常是小巧的鹅蛋脸，

面上有笑靥，上眼皮略有些肿，就像戏台上特意在眼皮上打点胭脂的旦角。这种面相似乎比前边那种“欧化”的脸型，更容易和一些风化故事联系起来，而前种脸型却是比较单纯，也比较堂皇，不像后者那样，带着些暧昧的气息。

后来，我离开了这条街，到了另一个区域，这个区域似乎没有这样多种多样的有特色的脸型。这很可能是因为，脸型是感性最初摄取的印象，它直接为视觉接受。而在略为成年以后，感官发育得更为深入，便被另一些较为抽象的事物所吸引。这些事物，往往是含混的、模糊的形骸，边缘渗入在空气里，于是，这里和那里，就连成了一片。它们形成了一种叫做氛围的东西。它们虽然不是物质性的，但它们却具有着更大的影响力。它们有着一一种融解的性质，将一些有形的融为无形。

在最为静谧的午后时分，这种称作氛围的东西显得极为突出。在那种住宅的区域，又不是交通干道，所以连车辆都是少的。静谧中，有一辆无轨电车驶过，在街角转弯。在这样的静谧的、窄细的、蜿蜒的、林荫布道的马路上，却设有两路无轨电车。它们均是从西到东，贯穿了这个城市的街面。它们将走过许多形形色色的街区，领略各路风光。这时候，它们在这个安谧的街角转了弯，驶上一条更为窄细的马路，简直是人迹罕至的。梧桐树叶间闪着阳光，掩隐着一扇扇黑铁门，门上有着镂花，可见里面整齐的房屋。铁门和铁门之间的墙，是奶黄色，砂粒面，吃了光，颜色就变厚了。电车好像进入了私人的领

地，进到隐秘的生活里面。电流的嗡嗡声，还有转弯时的“叮”的一声，带来了些外面世界的活跃。但由于这里的隐秘的缘故，这些声音就好像包了一层膜似的，是隔世的。电车转过弯，穿过那条更加离世的小街，再转个弯，就驶上了前面的宽平的大马路，速度也略微加进了。那叮叮的声响，也更明快了。这样的静，却绝不是寂静，而是带着午休的性质，做着些浅梦，半睡半醒中听见电车“叮”的一声。这还是入神或者说走神的时分，思绪漫无边际地游走。所以这条街就像是罩了一个白日梦，带着饒饒的笑意和花影。再过些时，学校就传出了眼保健操的音乐。这音乐在忙碌的上午并不显，到了下午就不同了。它本来是有些突兀的，但午后的静谧却是氤氲的质地，它将突兀的事物的边缘渲染与柔和了，所以事情就有了铺垫，一旦来临，反有着水到渠成的效果。音乐就这样起来了，行云流水的旋律之中，间着清脆的叫操的女声。她的声音不是将午酣警醒，而是使得有些迷茫和惘然。这城市由于居住的密度，因此在任何一个角落，都可传到学校的眼保健操的乐声。它们在同一时刻响起，就像欧洲城市上空的钟声。大约是高音喇叭的缘故，眼保健操的乐声总是来自高处，有一种俯瞰的姿态，在屋顶上流连，飘扬。午后，在此，便悄然结束。

相反，夜晚却不是那样静谧的。它也静，但静里却带着沉重，有些揪心揪肺的东西泛了上来，还有些沉渣烂滓泛了上来，它带着涎水的气味，梦呓也变得大胆而恐怖。野猫出动了，就像这城市的幽灵似的，从院墙上无声地疾跑而过。它们往下跳，落地的一下，足爪那